



冯牧文集

4

讲话卷

北京是讲散文，也热衷于写散文，
而平日常谈，有时却作岗位使我不停
不地散文，有时却作“第三产业”。
我也认为散文是一种较为自由的文学
形式。他写的散文主要是记录了自己
多年来所走过的艰辛路程的是迹。有
一位评论家曾经这样评说过我的一些
关于云南的散文：“其是之所至，多为人
所未至之地；其笔之所及，自亦为人
所未状之景。幅之画页，缀成长卷。
色彩或浓亮、或淡雅，但都洋溢着对
祖国山川、兄弟民族、边防战士的挚
爱之情。”其言不无溢美，却比较确切
地表达了我的写作追求。

冯牧文集

讲话卷

解放军出版社



潘虹



一九八五年于美国

第四卷说明

本卷收入作者 1978 年至 1991 年的讲话、发言及同记者、编辑的谈话，共二十八篇，内容大多是关于文艺形势、文艺思想和文艺工作的。

《对当前戏剧创作的几点意见》、《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的意见片断》、《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下》、《在一九八〇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关于理论批评和文艺研究的一些随想》、《重新学习和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南方归来答客问》、《凌云健笔任纵横》、《争取少数民族文学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更大繁荣》、《前进与思考——当代文学的重要标志》等十篇，曾由作者修改定稿，发表于报刊或辑入评论集中。

《我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形势、基本经验以及我们所面临的前景和任务的一点看法》、《潜龙在地，卧龙腾飞》、《关于散文和报告文学》等三篇，系作者讲话提纲，完全据手稿刊印，只校正了字词方面的笔误。

其余《解放思想，正视现实，打开眼界，开阔视野》等十五篇，作者生前未作审定修改，收入本卷时，由编者据记录稿作了少量的删节和文字上的加工整理。

所收各篇一律依讲话时间先后为序。

目 次

对当前戏剧创作的几点意见	
——在《人民戏剧》编辑部召开的戏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1
解放思想 正视现实 打开眼界 开阔视野	
——在中央戏剧学院编剧进修班的讲话	18
在戏剧评论座谈会上的发言	49
在工会十七省市职工业余文艺创作座谈会上的发言	60
在全国故事片厂厂长会议上的发言	81
在昆明文艺界座谈会上的讲话	115
在云南省文联委员、各协会理事联席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147
关于文艺创作和文艺思想的意见片断	
——在广州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176
在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谈话	190
关于文学期刊工作的几点意见	
——在全国文学期刊工作会议上的总结发言 ...	212
在社会主义的方向下	
——在中国作家协会北京分会会员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227

在一九八〇年全国《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	248
和青年作家谈创作	
——在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的讲话	261
我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形势、基本经验以及我们所面临的 前景和任务的一点看法	
——在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第二届学术研讨会上 的讲话（提纲）	292
我对当前文学工作形势和问题的一些看法和建议	
——在文艺部门党员骨干学习会上的发言	301
关于理论批评和文艺研究的一些随想	
——在兰州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323
重新学习和认真研究毛泽东同志的文艺思想	
——在中国文联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的毛 泽东文艺思想讨论会上的讲话	341
积极开展军事文学评论工作	
——在军事题材文学评论座谈会上的发言	345
南方归来答客问	353
关于西部文艺与创作自由问题	
——在甘肃文艺界座谈会上的发言	361
没有对解放区文艺的充分继承和发扬，就不可能建 设我们真正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艺	
——在解放区文学讲座会闭幕式暨中国解放区文 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上的发言	383
在天津市文学佳作授奖大会上的讲话	406
凌云健笔任纵横	
——在第二届茅盾文学奖发奖大会上的讲话 ...	418

争取少数民族文学在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更大繁荣	
——在第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讲话	424
前进与思考——当代文学的重要标志	
——中国作家协会四届二次理事会闭幕词	
.....	436
在湖南常德地区文艺创作会议和省军事文学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上的讲话	441
潜龙在地 卧龙腾飞	
——鄂西腾龙笔会讲话（提纲）	467
关于散文和报告文学	
——在西安一次创作研讨会上的讲话（提纲）	
.....	472

对当前戏剧创作的几点意见

——在《人民戏剧》编辑部召开的
戏剧创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一九七八年五月二十日)

同志们，戏剧创作座谈会的同志要我到这个会上来做一次发言，我觉得很惶恐。主要理由有两点。第一点，尽管我是一个戏剧艺术的爱好者、关心者，但长期以来对戏剧创作、戏剧表演艺术没有什么研究，没有做过认真的调查研究，没有多少发言权。在这里发言，应当对于当前戏剧创作的状况和存在的问题，做出一些有见解的分析，提出一些有益的意见，但在这点上，我恐怕不大可能满足这个要求。第二点就是长久以来没有工作了，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有十多年没有工作了，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开始重新接触文艺工作，才重新和舞台艺术、和戏剧创作发生一点关系，所以自己对艺术的感觉已经失掉了应有的敏锐性，因此不大可能对一个剧本看过以后便做出准确的判断。马克思说，要欣赏音乐，就应当有音乐之耳。要欣赏戏剧，我想就应当有戏剧的眼睛，也应当有戏剧的耳朵。现在对我来说，恐怕是既没有戏剧的眼睛，也没有戏剧的耳朵，我对自己戏剧艺术的欣赏、分析

的能力没有什么信心，没有什么把握。但是既然要我讲，我也想发表一点点粗浅意见。

粉碎“四人帮”以后，党中央从去年的中央工作会议开始，到十一大，五届人大，曾一再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一定要坚持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创作而奋斗。究竟应该如何准确地评价这个号召提出以后我们文艺创作的状况？对此我想说一点个人的想法。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一点意见。第二点意见，我想就戏剧创作大家都比较关心的两个问题说点自己的想法，一个是如何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问题；一个是如何深刻地反映路线斗争，特别是反映同林彪、“四人帮”所进行的这场斗争的问题。第三点是想着前天周扬同志的话题来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就是为了进一步地促进戏剧创作，对于作者来说，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

第一点，如何评价文艺创作的现状？粉碎“四人帮”已经一年多了，创作究竟有没有突破？文艺创作在完成党中央号召中究竟有哪些贡献，起了哪些作用？对当前的创作现状可以听到种种不同的反映。广大群众有两条普遍的反映：第一条是期望甚高，期望甚殷，期望创作赶快赶上去，赶快大干快上，赶快改变“四人帮”造成的万马齐喑的局面，赶快出现一个创作繁荣的局面。第二条反映是，对当前创作又满意又不满意。怎么说呢？经过一年多来的努力，广大群众已经感到我们的创作在前进，在我们面前已经出现一个将要走向繁荣的前景。对这种前景，对这种现状，广大群众是满意的，乐观的，但是他们还是不满足的。他们为我们所取得的每一个成就而高兴、而鼓掌，哪怕是微小的成绩，广大群众都给予高度的赞扬，高度的肯定，这点是客观事实，任何人也不能抹煞。但是，他们对这些成就又是不满足的，

他们希望我们的步子迈得更快一些，希望取得的成绩更丰硕一些，特别希望文学艺术的各方面尽快改变目前这种多少有点不平衡的局面。这两条我认为是符合实际的。我个人也认为，创作开始出现了令人喜悦的向前迈进的局面。这里有几个标志。根据我们二十八年来经历，特别是对十七年中创作发展的回顾，应当说，我们在促进创作繁荣方面既有过一些好的经验，也有过一些沉痛的教训。我只想提一句，十七年我们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在今天又一次向我们提出来了。也就是说，在发展创作方面，我们是有规律可循的。我们的繁荣、前进，我们的摇摆、失败，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其中最根本的规律之一，即每当我们比较自觉地按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时候，我们的创作就会出现繁荣，就会出现新的高点。而当我们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没有认真执行党的文艺方针政策时，受到干扰时，创作就受到挫折。一年半来的经历，又一次地证实了这条真理。一年半以来，在文艺创作的有些方面取得了比较大的突破，要总结经验，首先就应该是这个。另外，每当创作向前发展时，我们行进的步伐常常又是不平衡的。而总是某一个部门首先突破，然后带动其他部门继续前进。回顾十七年，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恐怕这也是一条规律。我个人认为，在历史发展当中，戏剧战线在很多时候起到了突击队的作用。十七年中有过几个创作的高潮，这些高潮有时以长篇小说的突出成就而表现出来，有时是以电影艺术的成就表现出来，如国庆十周年出现的十八部献礼影片。而在关键时刻，我们戏剧战线的表现常常是突出的。在反映社会主义时代上，通过第一次全国话剧会演，戏剧表现了它高昂的战斗姿态。话剧从1955年到1958年，在推动整个文艺创作方面起了先进的带头作用，起了突击队的作用，这是第一个例子。第二个例子是1963年到1964年，这是同志们记忆犹新的时刻。这段期间，话

剧又起了先进的突击队的作用，出现了一系列优秀的话剧作品。1964年的整风，被“四人帮”诬为“假整风”。对这次整风，如何看法，可以讨论，但至少有一点是不假的，那就是当时的确出现了一批优秀作品，这批作品是货真价实的，是不假的。《第二个春天》、《霓虹灯下的哨兵》、《千万不要忘记》、《年青的一代》、《雷锋》等这样一批作品，反映了我们时代的声音，把社会主义革命时期的先进人物、先进思想那样深刻地、生动地通过艺术形象推上舞台、推上银幕。这些创作将长久地、不会褪色地保留在我们社会主义文艺创作的宝库之中，受到广大群众的欢迎。

粉碎“四人帮”以后，一年半来的经历，戏剧创作的发展使我们印象更加深刻。“四人帮”给我们的文艺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万马齐喑，百花凋零。也就是毛主席说的，没有小说，没有诗歌，没有电影，没有评论。面对这个情况，广大文艺战士斗志昂扬，使文艺创作从一开始就以战斗的姿态参加了目前正在进行的伟大的政治斗争。这里面也不是齐头并进的，站在战斗前列的首先是诗歌。在同“四人帮”斗争时，在光明和黑暗的决战中，在党和全国人民生死存亡命运攸关的关键时刻，战斗的诗歌起了先锋队的作用。诗歌在一个时候是那样集中地、真诚地、深刻地把广大人民心中想说的话，把广大人民的爱和憎，像火山爆发一样地迸发出来了。它作为时代的声音，到现在还在我们每个人的耳边回响。诗歌所起的这个作用，这种伟大的成就在中国革命史上，在中国革命文艺发展史上是空前的，是从来没有过的。

再就是美术。美术跟着诗歌，也起了积极的先进的作用。首先通过漫画，其次，通过几次重要的展览会，全国广大美术工作者把“四人帮”控制很严的美术创作的那种僵死的状况很快就改变过来了，出现了一大批优秀的美术创作。这些作品不管在题材方面、艺术形式和风格方面，应该说是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接下来就要讲到戏剧创作，这是大家所熟悉的，也是在座的同志们付出了劳动的、做出了贡献的部门。在这方面，我们决不可以有任何妄自菲薄的思想。一年多来的戏剧创作，在我们的文艺发展史上又一次地，或者说第三次起到了突击队和先锋队的作用。特别是话剧创作，无论在数量或质量方面，也不论是在它们反映的斗争生活或题材的广泛性、多样性方面，还是它们在表现主题思想的深刻性方面，都使我们的文艺创作达到了一个新的高点。一年半当中，就所能统计的数字看来是相当惊人的，特别是话剧。话剧创作中，仅就大型作品说，在这样短短的时间内就出现了九十几部之多，数量是空前的。没有这样的数量，就不可能出现受到广大群众赞扬的、已经取得了很好的声誉的优秀作品。在某一点意义上来说，创作也像金字塔，如果没有那个宽广的基座，就没有那个尖子。我们对此必须给以充分的估价。当然我们要冷静，不要说得太过头，还不能说已经超过了建国以来最高水平。但就一年以来，戏剧创作以它的战斗姿态和丰富多彩的艺术形式，已经在广大人民中造成了深刻的印象，这一次话剧又走在前头了。正像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样，长久以来没有出现过的现象，现在又开始出现。十年来，什么时候产生过这种现象：一个话剧今天贴出广告明天要售票，下午七点钟就有人拿着板凳去排队，宁肯冒着早春的寒冷站上十几个小时，就是为了买一张票。这决不能用所谓票房价值来解释，只能说明，这些作品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承认和欢迎，因为这些作品反映了广大观众的思想、感情和愿望。比如《丹心谱》，就其题材来说，是个重大题材，但它通过一家人各自不同的命运，通过这些人同“四人帮”的斗争，写出了他们的精神世界、思想感情。这个戏没有特别引人入胜的曲折情节，但它为什么受到了广大观众那样发自内心的欢迎？这是由于剧中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把我们广大观

众过去几年当中心里想说而又不敢说，时常要说而又说不好的、说不深的那些想法，通过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和戏剧冲突，生动地、形象地表达出来了。正是这个因素，使这个戏具有这样大的说服力，具有这样深刻的思想感染力。

艺术的感染只能通过艺术形象，而不可能通过演说，也不可能通过两种对立思想的辩论来实现。艺术是最民主的，艺术创作本身是最民主的。“四人帮”搞不出东西来的原因之一，也是因为存在着这个根本的矛盾，他们是不可能解决这个矛盾的。艺术最不能容忍的是强加于人。艺术创作需要给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以最广阔的天地，而“四人帮”只允许艺术家随着他们的指挥棒转。“四人帮”妄图以法西斯专制主义强加于艺术，但这是不可能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们可以派票、发票，他们可以把观众赶进剧场，把铁门锁起来强迫观众看，但真正的艺术不能凭借这种手段来起作用，真正的艺术只能依靠广大观众的感情、感受起作用。如果说，“四人帮”可以强制大家只看某个戏，只准说好不准说坏，那它可以封锁住的也只是观众的嘴，却不可能封锁住观众的心。一年来的优秀作品所以受到观众出自衷心的爱戴、欢迎、支持，我想原因就在于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时代的声音，反映了广大人民的思想，反映了他们的强烈的阶级感情和阶级义愤。

戏剧创作上的这些成就是可喜的。特别是那些取得了普遍声誉的作品，它们在思想和形式上都比较出色。虽然有些作品还不那么完美，但在某一方面对文艺创作来说，有了新的增加。这些方面，是过去文艺创作中没有接触过的。像《枫叶红了的时候》这个戏，你可以喜欢，也可以不喜欢，但不管喜欢不喜欢，你不能抹煞它，你不能否定它，你不能闭眼不看它在揭批“四人帮”这场斗争中所起到的作用。就我个人来说，我也并不很喜欢这种

风格，但我没有权利否定它。我对这个戏并不那么赞赏，但是我投它的赞成票。对另外一些戏也是如此。这个戏可能不完美，但是有新的探索，比如《转折》这个戏，要是严格要求，它还有弱点，不那么完整、深刻，但是它在表现周总理的艺术形象上，有了新的探索，做出了贡献，仅仅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大力肯定。当然，在肯定的同时，也可以提意见，希望它改得更好，更完美。对一部有缺点的作品，只要有可能改好，总应当千方百计地帮它改好，而不是把它踩在脚下，特别是对于有新的探索的作品，对于“四人帮”设置的障碍和禁区敢于突破的作品，更应如此，更要有这种高度的热情。对创作采取这种态度，才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我曾和一个电影厂的编导室的同志谈过话，他说我们电影厂每年收到成百上千的创作，但连百里挑一都难。作为一个普通观众，可以喜欢或不喜欢某种风格的作品，可以喜欢这种题材或不喜欢那种题材，但作为一个编辑，在艺术欣赏的趣味性上面或接受题材的多样性和广泛性上面，应当有更广大的容受性。如果一个编辑接受作品的容受性不大，文权掌握在这样的编辑手中，那这个电影厂产生优秀作品的可能系数也就不大了。它就不可能产生出奇制胜的作品，只可能产生四平八稳的、政治上没有错误、艺术上没有创新的作品。

一年半以来，戏剧创作不仅在题材、内容、主题思想的深刻性上有了新的创造，而且在艺术形式上、艺术风格上有了许多可喜的探索和创造，这点也应充分肯定。对《山泉》的反映是不同的，有人欣赏，有人不欣赏，但是我支持它的上演，我也支持这种尝试。我觉得这是个值得讨论的作品，在人物塑造上还有值得商讨的地方，但它在形式上的追求，我觉得应该支持。我们既可以吸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的好的手法，那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吸收布莱希特或其他艺术流派的好的手法呢？可以。对任何这种

尝试都是应该加以肯定、加以支持，然后再加以评论、加以分析，帮助它们改正缺点，加以提高。就这一方面来说，文艺战线上表现得最为活跃的是戏剧战线，而在其中，话剧创作又处于一个更为突出的地位。

总之，要充分估价一年半来的成就，但不能满足于这个成就，它距离党对我们的号召和广大群众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但成就是客观存在的，这是我们共同的财富。我们可以因为这些财富而自豪，但不能因为这些财富而骄傲，当然也不能妄自菲薄。对于某些观众对我们的批评以至于苛刻要求，我们也都应当看做是一个促进。

第二点，我想就两个问题说点想法。一个是对创作反映革命历史题材的重要性应该如何认识？在反映革命历史题材上究竟取得了哪些成绩和突破？文艺创作应该提倡题材多样化，但是也应该强调提倡反映当前现实斗争的作品，特别是反映六十年代、七十年代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作品。那么，是否因此就可以把创作革命历史题材放在次要的、二等的地位上面呢？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在解释这两种题材的意义时，有些同志的解释不是那么准确。我觉得在提倡创作反映当前斗争题材的时候，我们同时也一定要尽最大努力创作出大量反映革命历史斗争题材的优秀作品，这个任务和创作现实斗争题材的作品有同等的重要性。前些时候，看到几个反映我们革命斗争历史中某一重大历史时期和某一重大历史事件的作品，很多同志感到很兴奋。在兴奋的同时，不少同志有一个共同的愿望和想法，即如何进一步写好老一辈的革命家，如何进一步反映半个世纪以来在党领导下进行的翻天覆地的革命斗争业绩。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作家、艺术家的身上。这是极其重大的任务，极其光荣的任务，是无可推卸的任务。目前真正成功的、优秀的、既生动深刻又准确

地反映我党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还为数不多。反映长征的作品只有那一部戏，我投赞成票，但不投赞赏票。虽然在政治上没有错误，但是艺术上还有不足。大家有一种急切的心情，希望我们加倍努力，奋发图强，组织一切可能组织起来的力量，为完成一大批反映我们党的光荣历史的作品而奋斗。现在参加长征的同志只有几千人，参加大革命的只有几百人了，由于自然规律，这些同志逐渐衰老，他们的丰功伟绩如果我们不及时记录下来，不抢救下来，那就是我们的失职。这不但对不起老一代革命家，也对不起下一代。“四人帮”曾经痴心妄想割断历史，但是不可能，他们割不断。因为有一些有革命良心的作者在同他们斗争。他们不怕“四人帮”的压制、阻挠、干扰和破坏，不断地为创作歌颂老一代革命家及其斗争业绩的作品而努力。时间在流逝，历史在前进，越来越迫切地提出这样的课题：我们能否在三、五年内，把党的历史上的最重要的事件、最重要的丰功伟绩用艺术形象再现出来？我们的回答是：能，也应该。这个任务必须完成。在看甘肃省话剧团的《西安事变》之前，我对完成这个题材的创作，是持怀疑态度的。当然，我是拥护写这一题材的，但我以为以目前的条件和水平要完成这一题材的创作，困难是很大的。可是，同志们以创作实践回答了我头脑中的疑问。不管这个作品有多少缺点，但他们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我为此感到特别高兴。最近看了一批这样的戏，它们提供了一些新的东西，这些新的突破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

一个方面，就是在舞台上第一次比较成功地塑造了我们党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以及其他一些老一代革命家的艺术形象。对这种创作上的尝试，我只能拥护。在如何塑造老一代革命家形象的问题上还有争论，也还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比如塑造老一代革命家的形象，是把他们作为历史人物准确地、